

近世学人日记

董康著

董康东游日记

余遂邀虞山诗大杨无恙，丹徒孙逸斋，

乡人刘逸堂同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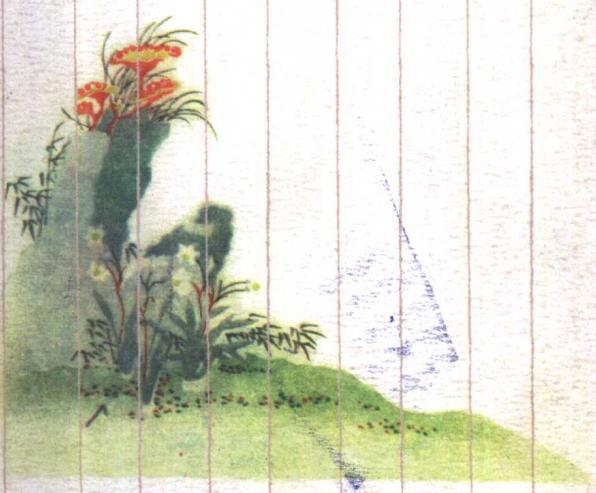
闽中龚礼南之女公子玉徽亦请加入游团。

购定是日上海丸船位，

于六时起床更装。

玉姬谓七年前君自日本回，

依仁迎江岸。



近世学人日记 / 杜泽逊 范旭仑 主编

董康东游日记

董康著 / 王君南整理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董康东游日记/董康著;王君南整理. —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0.7

(近世学人日记丛书/杜泽逊主编)

ISBN 7-5434-3814-3

I. 董… II. ①董… ②王… III. ①董康-日记 ②董康-生平事迹 IV. K82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2320 号

书 名 董康东游日记

整 理 者 王君南

责 任 编 辑 王鸿雁

封 面 设 计 李 欣

出 版 发 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印 刷 河北天鹿印刷事务所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4.75

字 数 279 千字

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434-3814-3/K · 100

定 价 22.10 元

版 权 所 有 翻 印 必 究

点校说明

《董康东游日记》又叫《书舶庸谭》，是董康的一部游日日记。董康，同治六年（1867）生，江苏武进人。字授经，又字绶经、授金，自署诵芬室主人。光绪十五年（1898）中进士。历任法律馆提调、刑部主事、大理院候补推丞。宣统三年（1911），赴日本留学，学习法律。民国后，历任法律编修会副会长、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、中央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、全国选举资格审查厅厅长、司法总长、财政总长等职。民国十一年（1922）八月辞职，赴欧美考察实业。十五年（1926）十二月，因政潮波及，避居日本。翌年五月回国。后任上海法科大学教授，同时兼任北京法科大学教授。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）起，历任广东高等法院院长、伪华北国民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常务委员、汪伪国民政府政务委员会会员等职。抗战胜利后，曾被国民政府通缉，于民国三十六年（1947）卒于北京，终年八十岁。董康喜欢诗词，精通法律，家富藏书并兼治版本目录之学。所著除《书舶

庸谭》外，尚有《课花庵词》《曲目韵编》《词曲丛刊》《秋审制度》《中国法制史讲演录》《集成刑事证据法》《嘉业堂书目》(稿本)等，辑有《千秋绝艳图》《诵芬室丛刊》等书，并曾与王国维、吴梅等校订《曲海总目提要》。

我们现在所见到的《书舶庸谭》有四卷本和九卷本两个系统。九卷本是在四卷本的基础上赓续而成。四卷本是董康民国十五年(1926)十二月至十六年(1927)五月避居日本时所记。民国二十二年(1933)十一月，董康应日本中国法制研究会之邀，赴日本讲学，是行成日记三卷，即五至七卷。民国二十四年(1935)四月，日本东京汤岛孔子圣堂落成，日本斯文会邀请董康参加落成典礼，董康复有日本之游，又成日记一卷，即第八卷。民国二十五年(1936)八月，董康携玉姬赴日本避暑，再续成日记一卷，即第九卷。四次东游，共成日记九卷，此即我们今天所见之九卷本《书舶庸谭》了。

这九卷日记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。对此，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。首先，日记记载了董康在日本的访书过程，记录了董康在日本所见到的汉籍图书。董康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、版本目录学家，自幼耽心古籍。而日本之图书寮、内阁文库、静嘉堂文库等，又藏有大量汉籍图书。董康在日本期间，做了大量的访求工作。而其访书的重点有三：一，手抄本，特别是敦煌卷子、手写本《文馆词林》等；二，宋元旧椠；三，民间戏曲小说。每观一书，董康则详记版式，存其题识，踪其渊源，使读者在七厄之余目睹异域所藏汉籍之概貌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董康对民间戏曲小说的访求为功

甚巨，故胡适称之为“近十年来搜罗民间文学最有功的人”（见四卷本胡序）。从日本访书史的角度，我们可以这样认识这九卷日记的价值：它是继杨守敬《日本访书志》之后的又一部巨著，并开启孙楷第等专访通俗小说之先河。

其次，日记中记载了董康在日本期间与日本名流的交往。日本自古就是我国的友好邻邦，在日本，有许多热心中国文化、精通中国文化的人。董康游日期间，与他们过从甚密，或聚会宴饮，或过访畅谈，或切磋学问，或交流图籍，所有这些，在日记中均有记录。此为中日文化交流之又一佐证。

其三，日记中还保存了许多史料。有些史料为作者所亲身经历，可信度极高，亦可补史传之阙。如卷一之记英、美、日三国用庚款建设文化事业之经过，记北京文化会委员名单之不合己意等。日记中还保存了许多日本史料。如狩谷掖斋之墓志铭、紫式部传、空海传、仲磨传等。尤其是所记丰臣秀次传及其切腹仪式，尤其详细，为胡适所称道（见四卷本胡序）。

前面我们说过，日记有四卷本和九卷本两个系统。而四卷本与九卷本之前四卷在时间上是完全一致的。那么，两者是否有差别呢？将两者进行对读，不难发现，九卷本之前四卷在文字上有了一些改动。其一，九卷本前四卷中删除了四卷本中的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；其二，增加了一些内容，如董康所作诗词、敦煌写本《神龙散颁刑部格》等；其三，部分文字上的略微改动。因而，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，九卷本的前四卷就是四

卷本原封的移入。

该书四卷本有戊辰年(1928)董氏自刻本和庚午年(1930)大东书局印本。九卷本则有己卯年(1939)季冬董氏诵芬室重校定本。这个本子在庚辰年(1940)又重印过，重印时增加了傅增湘的一篇序文，并附了《课花庵词》。本次整理，就是以己卯本为底本的。我们所做的工作，主要有三个方面。

一、加新式标点，将原书繁体字改为简体字，必须使用繁体字的，则一仍其旧。个别异体字，也改为通行字。

二、校勘。如原文显系误字，如“使辽”误为“便辽”之类，则径改而不出校；九卷本前四卷文字有误者，则以四卷本校之，出校记；九卷本后五卷有误而不能确定其误者，则一仍其旧，仅出校以存疑。

三、编制索引。日记而无索引，其用仅及其半而已，为此，我们编制了人名索引和书名索引，以方便读者使用。

本书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，有些材料又无从查对，加之整理者学识浅薄，故错误实属难免。望海内外方家，不吝赐教。

在整理过程中，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刘旭东先生、刘心明学长多所指正，赐教良多，特表谢忱。

王君南

1999.6.15于山东大学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点校说明 | 1 |
| 卷一上 | 1 |
| 卷一下 | 21 |
| 卷二 | 46 |
| 卷三 | 70 |
| 卷四上 | 135 |
| 卷四下 | 174 |
| 卷五 | 210 |
| 卷六 | 230 |
| 卷七 | 264 |
| 卷八上 | 284 |
| 卷八下 | 316 |
| 卷九 | 352 |
| 《董康东游日记》跋后 | 388 |
| 自跋 | 389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附录一 四卷本胡序 | 391 |
| 附录二 四卷本赵序 | 396 |
| 附录三 四卷本自序 | 399 |
| 附录四 庚辰重印本傅序 | 402 |
| 索引 | 406 |
| 人名 | 406 |
| 书名 | 440 |

卷一 上

十二月三十日

迟明即起，大雾弥漫，咫尺不辨。自淞隐羁栖书棚，托业丹铅，所入尚足生涯。讵两月前因某公会假名通电一事，速某方之误会，遂回北辙，重理东航。先期托大东书局经理沈骏声为购是日出帆之长崎丸航行券，即冒伊弟玉声之名。范叔之为张禄，古今有同慨也。时避居鸿运旅社，七时许，挚友赵晋卿、李梦驺、陈霆锐、英籍费吴生牧师并少卿堂弟、翁葆之、妹倩先后来寓送行。乃与玉娟握别，娟黯然泣下。余以维持家政、善抚群儿为嘱。偕诸君抵汇山码头。大儿哲夫暨徐益斋、聂华甫、侄和宝押送行李先至，在江干株候已久。因邮船戒备素严，非持券不得登舟也。余检点行李，入一等室一二一番。部署稍定，出右舷一一躬谢。骏声亦驰至，斯须别去，复入室休息。十时许始出帆，拍无线电与东京小林忠次郎，嘱其接至神户。小林者，业写真版。余曩时印玻璃版各书，皆其所制，为海东第

一名手。昔年眷口侨寓东山，时相往还。余回国后，诸幼赖以调护，无异手足。余一生以影印异书为惟一职志，惟此书友，印刷业数君始终不渝，文字因缘固有胜于骨肉亲知万万者。午餐与皖中江幸子女士同席。询其名，类日本人。乃知其父官驻日使署秘书，垂及廿年。在神户出生，故命名沿日本风也。

三十一日 晴

客座外悬通告，今日时晷进行一时。因地球圆形，预用东京时晷也。早餐后，赴江女士室谈话，晤学生严、贺二君。严，粤产，在神户营杂货业四卷本作“伊父于神户营杂货业。”——整理者。贺则赣籍，叩以赣役状况，贺言党军至，闾阎尚相安。十二时，抵长崎港，发家书。江女士别去。本港大似吾国芝罘，港口微狭，风景至佳，鱼产丰盛。明时即与中国互市，以故华人尤夥。余以光绪壬寅经此登陆，尔后往复，多在昏夜。今凭舷眺望，不胜今昔之感。五时出帆，复拍电小林，告以明日午后可达神户。晚八时，船主以活动写真娱乐。

十六年（1927）一月一日 晴

余于癸亥年在美京度阳历岁。尔时，尚有周子廙、姚仲瑜、梁云山数人。今踽踽一人漂流海上，皆受政潮之影响。然感逝之怀，阳历远逊阴历，习惯之中人深也。早餐毕，入客室写家书。午后二时许，抵神户港。小林偕其次子久仁海岸，至是欢然道故。候税关依次检查，约半小时。适值国恤，廛市俱休业。国旗间以黑带，民人缠黑腕章，或胸缀黑蝶结，女子

亦缀黑绢制鬟结。虽在岁首，仍现悲寂之象。五时半，由三子宫乘上行列车，七时半抵京都。乘人力车入油小路御前通长谷川旅社。甲子年曾寓此半月，主人似曾相识而讶余姓名之非。九时，神田喜一郎号鬯庵来，出王百谷评本《文心雕龙》相示。此君为香岩翁之孙，深于汉学，洞悉宋元版本，充宫内省图书寮校理。寮中孤本，远在前清天禄琳琅之上。曩以籍隶禁地，无从涉足，今约余至东京时往读其中秘书，可谓不虚此行矣。

二日 晴

清晨，诣小林，见其母堂。小林出玻璃版制北宋本《尚书正义》样本，几可乱真，深服其技术之精。是书为图书寮所藏，有金泽文库印。每半页十五行，每行廿四字。古芬盎然，洵孤本也。偕访内藤湖南。湖南航欧往复，道经沪上，俱获晤谈。至是倒屣出迎，相别又一年矣。乃出藏北宋本《史记》《毛诗正义》二书，俱竹添井井物。昔年曾于小田原访竹添翁见之，今归湖南，不胜艳羨。湖南博闻强记，收藏之富，狩谷掖斋后一人也。《毛诗正义》亦十五行，每行廿五字，与《尚书正义》盖同时刻。缪艺风托岛田翰影录一部，南浔刘翰怡刻入《嘉业堂丛书》。湖南谓中多妄改，且残蚀处俱补录完整，疑所据又一本。余谓仆昔年校大觉寺《文馆词林》，悉复旧观。张石铭刻入《适园丛书》，时艺风掌雠校，悉改从刻本，并有依《太平御览》校改者，殊非校勘家之正轨。湖南复出敦煌遗书影片，约二百余种。中有余未寓目者，恳以每日借携回寓校录，得其首肯，并

赠余《华甲寿言》《航欧集》各一册。《航欧集》中有致余一函，沉滞邮程，迄今未达。爰补录于后，以见余二人同嗜也。十二时，访狩野博士，相见握手至欢。猝谓余曰：“读日报，深为公危。但信公硁硁自守，胡今亦时髦学伟人邪？”继言日本用庚款兴东方文化事业，方思增补《四库提要》，征询计划。余曰：“仆于此款夙有管见。至续修四库事，李木斋同年曾一度建议。奈何时局俶扰，修偃无期，无从进行。年来为沪上刘翰怡编辑书目，久蓄此志。补辑之法，宜分为四。一，《提要》所遗及后发现者；二，为《提要》所录，尚非佳本或足本者；三，当时因种族或其他关系禁毁或抑置于存目者；四，乾隆以后人之撰述。关于一至三，余所见约三千余种，第四类则披拣为难。惟此事虽端绪浩繁，三五同志即可集事。延揽多人，必聚讼纷纭，杀青无日矣。”博士案头有冯犹龙评点《西楼记》，前有图六页，未识与汲古《六十种曲》及墨憨斋《楚江情》有无同异，借归校阅。是日发家信。

与董授经司农

甲子十月在巴黎作

内藤虎

授经司农阁下：

沪上分手，忽已三月。承嘱新印书署签，旅次匆卒，久未操翰，顷得小闲，乃勉强涂鸦呈览，未知中用否？法国伯希和、英国适尔士二君，弟皆已见之。见托各书，皆递交讫。勾留伦敦五礼拜，英博物馆所藏石室遗书，除《内典》未染指外，已睹一百四十余种。其尤奇者，有《群书治要》断简二种、唐

初法令、西涼建初戶籍之屬。又有《珠英集》，唐《藝文志》《日本見在書目》所錄。中存劉子玄詩數首。弟嘔適爾士影照四十余種，但有未允照者廿余種。《治要》、法令、建初戶籍與閣下所錄《摩尼贊文》，並在未允之列，洵不知其何故，為之郁闷累日。館中又藏李文忠、程忠烈與戈登總兵文牘及太平偽詔典制等書，蓋多貴國所佚，弟抄錄粗完。其餘滿、蒙文書，則石濱、淵鷁二君為編書目，皆足補東方著錄之闕矣。弟明日擬赴柏林，二禮拜後復還巴黎，涉獵伯氏所搜敦煌遺書。留六禮拜，再還伊國，復由印度洋東歸。明春一、二月間，舟過沪上，重叩貴府，當以此游所獲奉覽，同其欣賞耳。專此肅布，并頌著安。虎頓首。

三日 晴

小林邀午餐，并為攝影。湖南送敦煌影片一包。二時，訪神田鬯庵。出舊刻數種，內趙松雪為管夫人書《圓覺經》，初印甚精美。鄧麗農所輯《倚聲集》，皆清初人詞，余昔年侨寓東山時所遺失者，今為鬯庵所得。開卷詳檢，手迹宛然。鬯庵嗜詞曲，內李卓吾評《西廂記》，像一頁，圖廿頁，大有陳老蓮筆意，向借補入《千秋絕艷圖》中。回寓後，狩野博士來談。見余《西湖二集》，誣為秘籍，借閱携歸。是書章回體，有圖。是日，寄北京陶心如、東京田中慶函。

四日 晴

校《盛明雜劇二集·有情痴》《曲江春》二種畢，寄

沪，并发翁葆之、少卿弟、沈骏声^{声，九卷本作殷，今依四卷本改。}。——整理者、聂华甫、徐益斋各信。《盛明杂剧》为明沈林宗辑，曩曾假王静庵藏本影刻于宣南，嗣在厂肆文友堂获二集廿余种，赓续付梓。比来沪读，从盛氏愚斋图书馆藏本补刻七种。客岁，复以九十金从来青阁购得首册。序、图俱在，刊以行世，无遗憾矣。夜取湖南影片，录三七零四伯希和邸《刘子新编》六朝写本二页始寝。按：是书唐志作刘勰撰，陈、晁二家目作北齐刘昼撰。《四库提要》以《辨乐篇》称殷辛作靡靡之音始为北音与《文心雕龙·乐府》篇迥异，未从唐志，姑据陈、晁二氏入录，然亦未敢确定为刘昼也。兹卷存《风俗》第四十六至《正赏》第五十一。《杂剧》尚有三编，为明邹式金所选，凡三十四种。余尝以四十元获其首册，有灌隐人序及自序。灌隐即梅村祭酒别号。图为钱磬室绘，甚精。兹录其序目于后，备有周郎癖者搜访也。

杂剧三集序

造化氤氲之气，分阴分阳，贞淫各出。其贞气所感，则为忠孝节烈之事；其淫气所感，则为放荡邪慝之事。二气并行，宇宙间光怪百出，情状万殊，而总由文人之笔传之。文人之笔，或寓言，或纪实，想像、形容，千载如见。由是，贞者传，淫者亦传。如《三百篇》中不删郑、卫，圣人以为男女情欲之事，不必过遏，词人狂肆之言，未尝无意。贞淫并载，可以为劝，可以为鉴，有其文则传其文而已。汉魏以降，四言变为

五、七言，其长者乃至百韵。五、七言又变为诗余，其长者乃至三、四阙。其言益长，其旨益畅。唐诗宋词可谓美备矣，而文人犹未已也。诗余又变而为曲。盖金元之乐嘈杂凄紧，缓急之间，词不能接。一时才子，关、郑、马、白辈更创为新声以媚之。传奇、杂剧体虽不同，要于纵发欲言而止。一事之传，文成数万，而笔墨之巧，乃不可胜穷也。元词无论已。明兴，文章家颇尚杂剧。一集不足，继以二集。余常阅之，大半多绮靡之语，心颇不然，以此为选家之过也。已而思之，人苟不为名教束缚，则淫佚之事何所不有？有其事则不能禁其传；有其传则不能禁其选。如长卿之于文君，卫公之于红拂，非越礼之事乎？而风流家言，反以为绝好一桩公案，至愿效之而不可得。噫！气运日降，淫倍于贞。文人无赖，诗变为曲。讽一劝百，时势使然。言之者无罪，选之者岂任过乎？近时多以帖括为业，穷研日多，诗且不知，何有于曲？余以为，曲亦有道也。世路悠悠，人生如梦，终身颠倒，何假何真？若其当场演剧，谓假似真，谓真实假，真假之间，禅家三昧，惟晓人可与言之。木石邹年兄梁溪老学，宿有契悟，旁通声律。近选《杂剧三集》成，嘱袁子重其索余言。余阅其三十余种，近今名流巨公之笔搜采殆遍。达情叙事，闳畅详明；贞淫错出，各臻至妙。殆真所谓有其文则传其文，可以为鉴，可以为劝也。是其为杂剧也，可以传也。袁子归，其以此言告吾木

石可乎？

小弟灌隐人题

小 引

诗亡而后有骚，骚亡而后有乐府，乐府亡而后有词，词亡而后有曲。其体虽变，其音则一也。声音之道，本诸性情。所以协幽明、和上下、在治忽、格鸟兽。故卿云歌而凤凰仪，淋铃作而马嵬走。夫子删诗，曰雅颂各得其所，然后乐正，未尝分诗、乐为二。其后，士大夫高谈诗学，不复稽古，永言和声之旨，遂专以抑扬抗坠、清浊长短责之优伶。淫哇相袭，大雅沦亡，而五音、六律、九宫、十二调，渐作广陵散。虽以铁崖之才、酸斋之学，不得与王、白、关、郑辈并驱争先。而张打油、胡钉铰，几几乎厕足词坛，亦可哂矣。自宪府先康王康嗣和，士大夫始知章甫端冠外，别有此一种风流教化。于是有词隐先生起而主持风雅。明阴洞阳，引商刻羽，争衡于调之全半，较辨于板之寸分。穷工极巧，究竟自然。嗣后，作者波属云委。司马标秀于新安，玉茗称雄于江右。山阴以瑰奇自异，荀令以尖冷鸣新。娄水王、吴，痛快与浓丽急驱；吴江沈、孟，隽永与纵横竞爽。究其所得，各擅专长。迩来世变沧桑，人多怀感。或抑郁幽忧，抒其禾黍、铜驼之怨；或愤懣激烈，写其击壺、弹铗之思；或月露风云，寄其饮醇、近妇之情，或蛇神牛鬼，发其问天、游仙之梦。云璈叠奏，玉屑纷飞，以至字忌重